

# 风雨故人在

西北工业大学77、78级校友访谈录



中国民航出版社

封面装帧：蓝色创意广告有限公司

制 作：林剑光

ISBN 7-80110-5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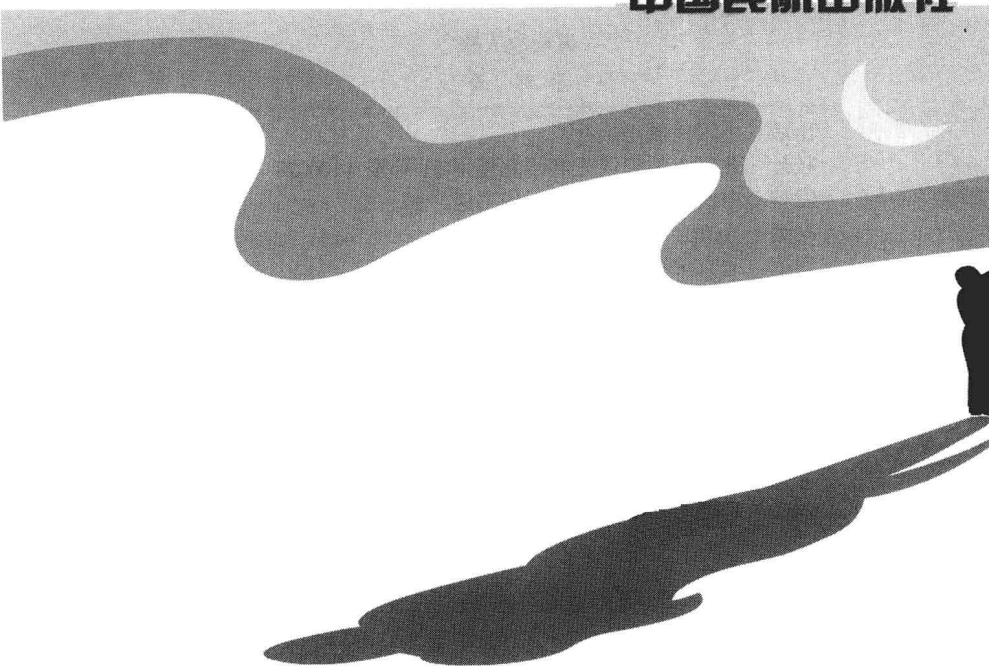
9 787801 105141 >

ISBN 7-80110-514-1/Z · 075

定价：20.00元

# 风雨故人来

中国民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故人来/李都著. —北京: 中国民航出版社,  
2003.10  
ISBN 7-80110-514-1

I. 风…

II. 李…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6160 号

风雨故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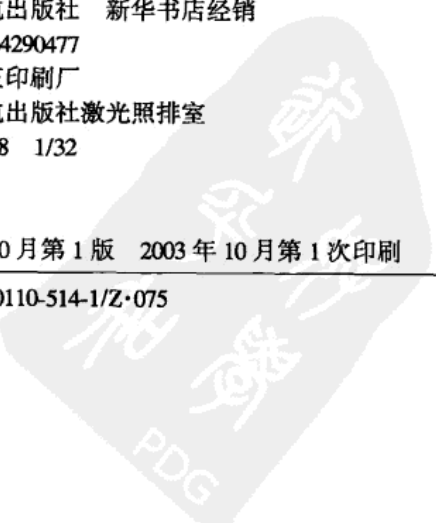
李都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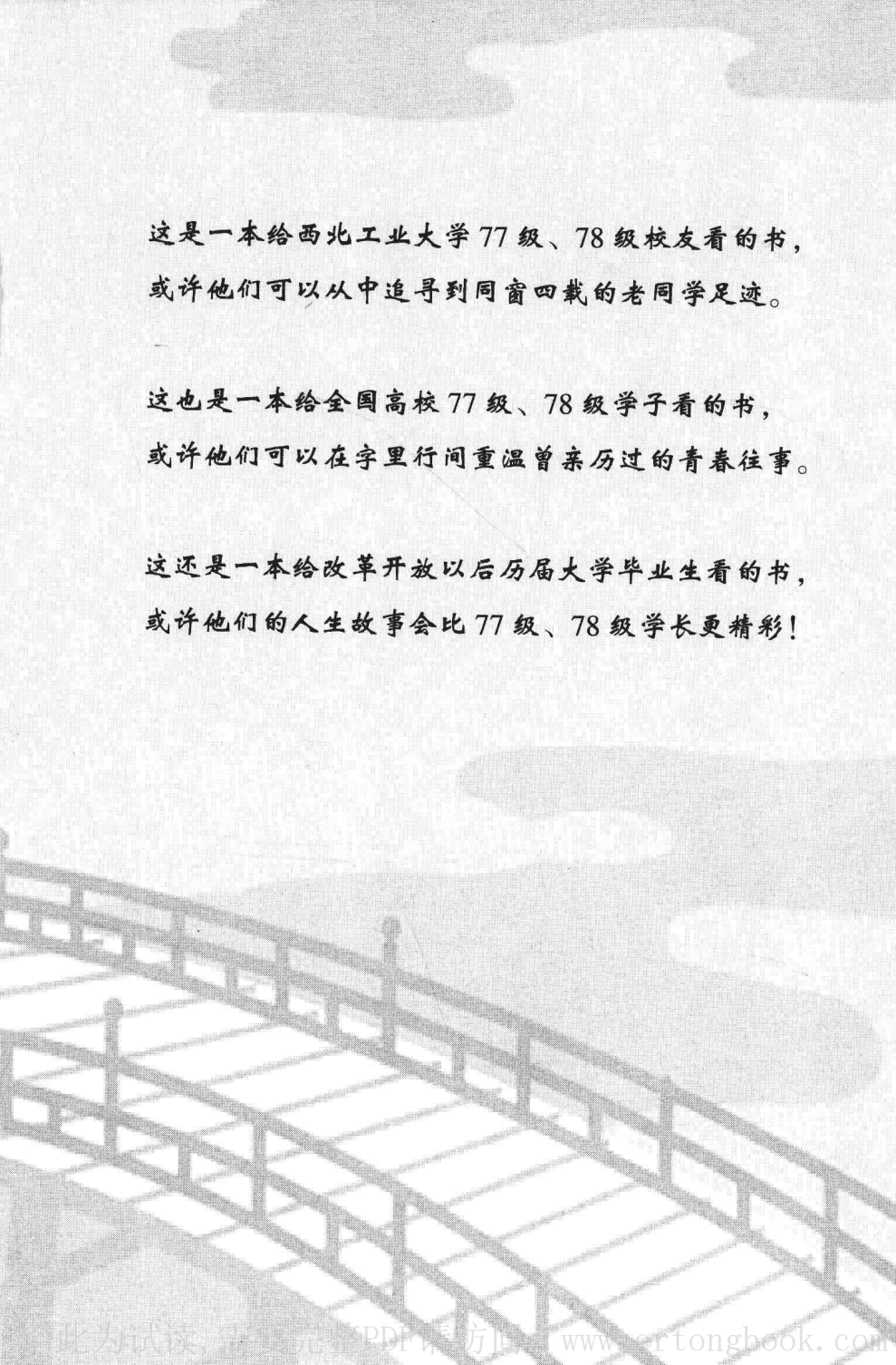
---

|    |                                     |
|----|-------------------------------------|
| 出版 | 中国民航出版社                             |
| 社址 | 北京市朝阳区光熙门北里甲 31 号楼 (100028)         |
| 发行 | 中国民航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
| 电话 | (010) 64290477                      |
| 印刷 | 北京华正印刷厂                             |
| 照排 | 中国民航出版社激光照排室                        |
| 开本 | 850×1168 1/32                       |
| 印张 | 10.5                                |
| 字数 | 200 千字                              |
| 版次 |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书号 | ISBN 7-80110-514-1/Z·075 |
| 定价 | 20.00 元                  |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illustration. In the foreground, a long, arched bridge with a wooden railing and square-patterned deck extends from the bottom left towards the right. The bridge's structure is rendered with fine lines.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are soft, misty outlines of hills and a body of water, creating a serene and nostalgic atmosphere. The overall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evocat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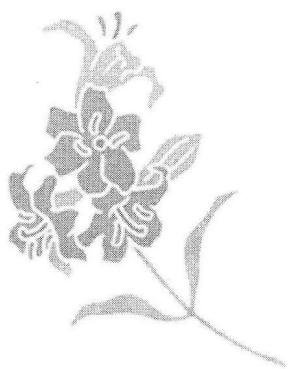
这是一本给西北工业大学 77 级、78 级校友看的书，  
或许他们可以从中学到同窗四载的老同学足迹。

这也是一本给全国高校 77 级、78 级学子看的书，  
或许他们可以在字里行间重温曾亲历过的青春往事。

这还是一本给改革开放以后历届大学毕业生看的书，  
或许他们的人生故事会比 77 级、78 级学长更精彩！

谨以此书

献给我亲爱的  
同学和校友



特别鸣谢：

母校 78 级 0181 班、0182 班、5281 班、5282 班、七系 78 大班等班级的全体同学，对本书出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 写在前面

在共和国千百万中学生中，人们记住了一个特殊群体——老三届。

在共和国千百万大学生中，人们也记住了一个特殊群体——77级和78级。

老三届命运的大起大落，曾经演绎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文艺作品。

77级、78级学习的刻苦精神，时过多年仍被校方作为教育后生的楷模。

其实77级、78级中就有不少老三届。

当年77级、78级的少年郎与今日大学生并无明显差别。

我本人就是老三届，同时也是77级、78级中的一员。在我步入中年之际，心中涌起追寻我们这代人人生足迹的冲动。

我深知这不是在写自己，甚至不是在写故事，而是在书写共和国的一段特殊历史。

懵然回首，我们离开大学校园的日子已经很久远了，然而学生与母校之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

往事如烟，四年朝夕相处的那段“过去的好时光”也很难追回了，然而大学的同学之间，总有着一种难解难分的渊源。

对77级、78级校友来说，我们就学于1978年的春季和秋

季。对中国改革开放而言，那年冬天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走进新时代的开端。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我们是历史变迁的见证人。

我们这两届学子先后于 1982 年年初和年中毕业了。弹指一挥间，日历翻到了 2002 年。

啊！20 年了。

20 年对于中国的千年史，仅仅是短暂的一瞬；但 20 年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代人，却足以改变他们自身的一切！

20 年来或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相信每位 77 级、78 级校友都有各具特色的人生经历。

就个人来说，20 年他所走过的人生路不过构成了一张履历表，然而着眼于整个群体，20 年大家所走过的路则显示了这个时代的主流。

20 年了！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然而与 20 年前分手的老同学重逢，我们的心却依然年轻。

20 年了！命运已经慷慨地给予了我们多次人生发展的机遇，但肯定不会再叫我们风光另一个 20 年。

让历史告诉未来，我们的上一辈是在苦难中走过的一代，我们的下一辈是在幸福中长大的一代。我们呢？我们这 20 年既有坎坷人生之路，又有春风得意之时。我们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77 级、78 级学子作为 1981 届、1982 届大学毕业生，恰恰是在时代最需要英才的时候，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宏大舞台。我们共同拥有的称谓必将铭刻在几代人的记忆之中！

到“梦开始的地方”去圆梦，一直是 77 级、78 级同学和校友的奢望，为了这一天我们已经等得太久太久了。

从“梦开始的地方”去追梦，使我从 1998 年秋天开始，花

费了比当年求学还要长的时间，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才写出了曾被誉为“天之骄子”的“文革”后第一批和第二批大学生们的一段真实故事。

我给这本纪实性报告文学起了个文雅的书名——《风雨故人来》。因为在我的记忆中，那些校园故人一生都在历经风雨。而能在风雨中见到他们，更是我一生中的最大乐事。

由于我个人的采访具有局限性，所以这本书仅能涉及到当年西北工业大学两千多名 77 级、78 级大学生中的很小很小一部分，我所写的故事也不足以反映这两届毕业生精彩人生的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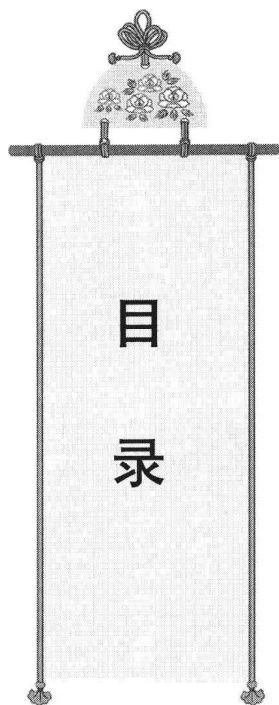
我知道今天在我的校友中间，已经涌现出了“政治新星”和“科技精英”级人物，这些佼佼者往往不事张扬，他们更愿意为国家默默奉献，甚至连并非新闻记者的校友善意采访都婉言谢绝了。啊！这也许就是母校培养出来的弟子的一贯做人准则。

4 年多来，当我走访同学和校友的时候，我们沉浸在对青春往事的绵绵回忆之中。当我在计算机前完成校友访谈录的时候，才真真切切地感到，我们已经走过了青春……

写于 2002 年的一个冬日

注：

本书各篇故事所叙述的主人公个人情况，仅截止到采访初稿成文时为止。后来有的校友又“进步”了，甚至“改行”了，这在人生道路上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总之，我衷心祝愿各位校友“天天向上”，用 90 年代初曾流行过的一首港台歌曲的歌词来表达：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所有欢乐在你身边环绕，什么事都难不到，一直到老！



写在前面

- 1 周 栋 (78 级 7282 班) 的故事
- 10 胡致本 (77 级 7272 班) 的故事
- 23 唐 华 (77 级 5272 班) 的故事
- 38 汪亚卫 (78 级 5282 班) 的故事
- 54 G 同学 (78 级 0181 班) 的故事
- 67 白红兵 (77 级 5371 班) 的故事
- 78 廖明夫 (78 级 7281 班) 的故事
- 87 戴 川 (78 级 5282 班) 的故事
- 101 郝振英 (78 级 7283 班) 的故事
- 110 孙卫航 (78 级 0283 班) 的故事
- 118 李长生 (77 级 4371 班) 的故事
- 129 张秀兰 (78 级 7282 班) 的故事
- 139 张 辉 (78 级 0281 班) 的故事
- 149 周敬耀 (78 级 7282 班) 的故事
- 158 喻声虹 (77 级 7272 班) 的故事

|     |                                               |
|-----|-----------------------------------------------|
| 176 | D 同学 (78 级 4581 班) 的故事                        |
| 184 | 郑四德 (78 级 7283 班) 的故事                         |
| 194 | 李德明 (78 级 0283 班) 的故事                         |
| 206 | 王 扬 (78 级 7282 班) 的故事                         |
| 217 | 李翠军 (78 级 9881 班) 的故事                         |
| 227 | 苏伟生 (78 级 7981 班) 的故事                         |
| 235 | 陈 海 (77 级 0271 班) 的故事                         |
| 248 | 张南刚 (78 级 7283 班) 的故事                         |
| 256 | 吴凤英 (78 级 0282 班) 的故事                         |
| 266 | 曾健明 (78 级 7281 班) 的故事                         |
| 275 | 孙诗钢 (78 级 7981 班) 的故事                         |
| 286 | 李健生、李薇 (78 级 0181 班) 的故事                      |
| 294 | 张宗迅 (78 级 7282 班) 的故事                         |
| 302 | 柳 军 (79 级 7292 班) 的故事                         |
| 312 | 结束语                                           |
| 314 | 附录一                                           |
|     | 沧桑砺洗创伟业 薪火承传铸华章                               |
|     | ——关于西北工业大学                                    |
| 319 | 附录二                                           |
|     | 恰同学少年                                         |
|     | ——李都在《相约 2002》西北工业大学七系 78 级同学纪念毕业 20 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

## 周 栋

西工大七系 78 级 7282 班学生，  
来自苏北农村。在校期间先后担任过  
小班和大班的班长。4 年里各门功课的  
学习成绩都很优秀，临毕业前还成为  
中共党员。



80年代曾有首流行歌曲叫“我的未来不是梦”，可我这辈子从来就没有梦。上大学前没有，上大学时没有，如今到了“知天命”之年，更不会有……

开卷篇：

老班长——这是一个在记忆中备感亲切的称谓。如今的大学生们年龄相差无几，想来担任班长的同学一定不会老。然而20年前走进大学校门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却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经邓大人亲自批准，通过各省出题考试（1977年）和全国统一考试（1978年），在跨度十几岁的整整一代人中百里挑一选拔出来的。大学里我与周栋同班，周栋以其兄长般的亲和魅力被同学们推选为班长。他上任时已到而立之年，在十七、八岁的小同学面前，应该算是名副其实的老班长了。毕业之后同学们散落各地，我再也没有见过周栋。每次老同学聚会大家都会问起他，可自从他回到苏北老家之后就与同学们失去了联系。直到有天我意外收到一封厚厚的信，里面是周栋用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一份自传体素材，他还给这份素材起了个耐人寻味的标题——“坎坷”。

老班长的真实自述深深感动了我，同时也给了我启示。77级和78级这两届学子的坎坷经历，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也应当属于整个社会。它的现实意义在于，有可能向后人展示纯粹中国特色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的历史意义在于，正由于国家当年不拘一格降人才，才使77级、78级学子用其特有的成熟，很快弥补了“文革”十年造成的中国专业人才断层。

老班长的故事引发了我人生的一个奇想，于是我这个工科大学培养出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开始像文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

一样，外出采访然后伏案写作……在风雨中走来的那些故人尽管已不再年轻，但我相信他们心中仍然珍藏着当年的那份激情。

啊！——老班长。这个世上有那么多标志着个人社会位置的头衔，也许只有这个小小的头衔最受人尊重，也最令人感叹！

老三届——一个恍如隔世的名词，一个中国特有的名词，一个与苦难联系在一起的名词，一个已经让当代青年不明其内涵的名词，正在渐渐地淡出历史。的确，老三届老了。带着悲苍，带着无奈，身心交瘁，在蹉跎岁月中衰老了……

我是一个老三届，1966年高中毕业。我生在苏北农村，家庭出身富农。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父母被划为另类，“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而我在“文革”中也由于家庭出身的影响，一直远离政治漩涡，连“红卫兵”都没有参加过。

其实富农是个什么阶级？我始终没闹明白。因为自打我记事起，我家里就从来没富过。“文革”期间报纸广播总是说：“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可就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们那里连吃饭都成问题。是啊，咱们中国地盘儿太大了。毛主席活着的时候曾走遍大江南北，可他老人家要管的是“三要三不要”那些反修防修的国家大事儿，肯定顾不上我所在的江苏省滨海县八滩镇——这个连地图都不一定标得出小地方人们的吃喝拉撒睡。

苏北穷，八滩镇穷，穷得出了名，穷得叮当响。我家兄弟姐妹七个，我排行老二。哎！过去中国农村就是这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小时候我还算有点天赋吧，在这么个穷县里居然凭着自己的本事上到了高中。当时我也没啥想法，只觉得脑子挺好用的，上课老师一讲我就明白。我真希望自己能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后用

学到的专业知识来报效国家，干出个样子来以改变自己“富农”出身所带来的不公正命运。

“文革”期间各地当官儿的日子大都不好过，能躲过红卫兵的批斗就算很幸运了。不过我们家乡那些当权派的官儿也太小了，最大的镇长也过是个“科级”干部吧。所以当年红卫兵对他们兴趣不大，并没在镇上兴起多少风浪。但“文革”一来高校停止招生，使得我自幼的大学梦一下子破灭了。上不了大学我还不算太失落，毕竟我家在农村，大不了回家种地去。

种地苦哇！面朝黄土背朝天，我这富农的儿子还时不时地被勒令“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天哪！别的知青是接受“再教育”，到我这里成了“改造”，我当时真想不通！我又不是富农？凭什么这样对待我？再说了，我和村里那些贫下中农的儿子们一起长大，上学那会儿经常是他们向我请教问题，而我家的日子恐怕过得比他们还要苦。全国解放都快30年了，怎么总拿“地主、富农”说事儿？！

那时农民生活靠挣工分儿，我这个健康的全劳力干一天农活下来才合3毛钱。要拿到这点儿土里刨食的血汗钱不容易啊，况且我一干就是12年！

那时农民干活不用脑子光用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想看书连灯都没有。哎！我的祖辈怎么活的也许我这辈子也注定怎么活。可我总有些不甘心，毕竟时代变了呀。1969年7月20日美国把个大活人都送上了月球，而我却看不到我的家乡和几百年前有什么变化。

我这个以“回乡知青”身份务农的新农民，在那看不到未来希望的环境里能不麻木，而且还知道发生在大洋彼岸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恐怕也算是中国农民阶级的一个小小进步吧。那会儿我真的很不甘心自己的现状，可又不知道我该做些什么？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由媒婆牵线娶回了一位村姑，这是我回乡当农

民的惟一生活变化。

1977年曾发生过两件大事儿，一件是小平同志复出，一件是恢复高考制度。我们八滩镇这个地方太闭塞了。也许农民有预感，小平同志掌权，他们今后的日子就会好过些。但大学招生似乎和他们没多大关系，所以恢复高考这件事儿这里从来没人议论。那时我头脑里也一直以为，这年大学招生还将是“群众推荐，社来社去”的老办法。等我偶然听到消息，说那年破例允许已婚的老三届参加考试，我急忙跑到镇上去报名，可主管招生工作的人说报名已经截止了。哎！认命吧，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看来我这辈子注定要在八滩镇种一辈子地了。

人们常说中国政策多变，但谢天谢地，半年之后的1978年高考政策没有变，仍然允许老三届报考。当时我真是又喜又悲。喜的是我这个干了12年农活的农民终于有了一次搭末班车“脱胎换骨”的机会；悲的是我高中毕业后从来就没看过书——因为家里已经没有了书——书都让母亲在“文革”中当废纸卖掉了……

再看看当时自己的家，老大已经3岁，老婆又怀上了老二。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万一有幸中举远走他乡，那老婆孩子怎么办？她们靠什么吃饭？

思前想后我彻夜难眠。最后还是老婆的一席话“上了大学就是国家的人了，毕业后能当干部挣工资，咱家这紧巴巴的日子兴许会好过些”让我动了心。于是我决心开始人生这最后一搏，到处借中学课本找复习资料，家务事统统甩给老婆一概不管，连“三夏”大忙时节我也顾不上了。当时对我来说，悠悠万事，考学为大。

好在我是高六六——老三届中最年长的一届学生，“文革”前就系统地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也许别的考生在“补”，补那些从未学过的三角函数和化学反应方程式，而我只是在“捡”，通过看书做作业，捡回多年前丢在大脑某个细胞层里的

